

南昌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张冬良, 郭颖*

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1日

摘要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正在由资料存储和线上展示向资源建档、动态监测、保护管理与公共传播延伸。文章以南昌市14项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条目为对象, 采用文献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官方公开资料归纳, 并选取相关案例进行机制参照。公开资料表明, 进贤县于2024年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周坊村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和13栋古建筑修缮, 进贤县另完成3栋历史建筑挂牌、测绘和建档, 南昌市还开展传统建筑工匠培训。现有公开资料对项目数据衔接、市域统筹与长效运维、社区持续参与机制的呈现仍较有限, 单项项目与常态治理之间的衔接仍有完善空间。文章据此提出统一数据规范、健全协同运维、拓展社区参与和推动数字成果分层利用四类相互衔接的路径。相关判断限于公开资料能够支持的范围。

关键词

数字化保护, 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 社区参与, 南昌市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Dongliang Zhang, Ying Guo*

School of Tourism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July 3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1, 2026

Abstract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expanding from record storage and online display to

*通讯作者。

documentation, monitori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14 Nanchang entries on the national li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alyzing policy texts, synthesizing official public information, and drawing on mechanisms identified in selected cases. Official sources indicate that Jinxian County was designated in 2024 as a demonstration county for the clustered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Zhoufang Village is advancing a digital museum project and repairs to 13 ancient buildings, while Jinxian County has separately completed the listing, surveying, and documentation of three historic buildings; Nanchang has also provided training for traditional-building artisans. Public information remains limited regarding sustained arrangements for data linkage, citywide coordination, long-term ope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four interrelated pathways: unified data standards, coordinated governance and maintenan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iered use of digital outputs. Its conclusions are limited to publicly available evidence.

Keywords

Digital Preserv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ancha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传统村落集中保存乡土聚落形态、传统建筑技艺、地方知识和生活实践,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综合载体。本文所称保护对象包括传统村落、传统建筑及相关历史文化要素,其保护涉及建筑本体、街巷格局、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记忆。数字技术可提高资料完整性与可追溯性,为修缮决策、传统建筑损坏与村落环境风险识别以及日常管理提供基础。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政策提出推进保护利用数字化建设,反映出数字化正由辅助展示进入保护治理环节[1]-[3]。技术主要提供工具和数据,不能替代价值判断、制度责任和地方主体参与,因而数字化建设宜从保护问题和管理需求出发。

现有研究从数字建档与监测、数字治理与传播、社区参与与制度赋权等方面解释数字化保护,提示其作用与数据更新、项目嵌入管理流程和主体持续参与密切相关[4][5]。但一般研究和外地案例难以直接回答特定城市内部项目如何衔接、成果由谁维护、地方主体怎样进入日常保护流程。现有公开资料较多记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排,对数据持续更新、项目衔接、长期运维和社区参与过程的呈现相对有限,这构成本文考察南昌区域实践的重要切入点。

南昌市官方采用 14 项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条目、2 个省级传统村落的统计口径[6]。进贤县于 2024 年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周坊村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和古建筑修缮,进贤县还开展历史建筑挂牌、测绘和建档等工作[7][8]。从现有资料看,南昌已形成项目级实践基础。本文分析项目数据衔接、市县及部门协同、社区持续参与三个问题,并以案例机制参照方式考察松阳、贵州省及黔东南州的传统村落实践和福建壁画数字化保护实践,提出与南昌现有基础相衔接的优化路径。

2. 文献综述、分析维度与研究设计

2.1. 相关研究进展

第一类研究关注数字建档、监测预警与保护管理。文化遗产数字化由信息采集、影像保存和三维记录,逐步转向动态监测、遗产损坏与环境风险识别以及全过程管理,强调数字成果应持续更新并在监测、

修缮和管理等环节使用[2][3]。程波等指出,传统村落数字化还会影响文化表达和社会关系,不能被简化为设备应用或线上展示[9]。相关研究为理解数据规范、动态更新以及数字成果如何进入保护管理提供了参照。

第二类研究讨论数字治理、文化传播与成果利用。杨立国、宁旺芬讨论数字规则、数字空间和数字实践的关系,郑倩倩等揭示多主体协作及资源转化[10][11]。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成果由保存走向教育、传播和合理利用,需要技术应用、组织规则 and 具体使用环节相互衔接,且文旅应用应服从遗产保护和地方承载条件。这些研究提示,数字成果的价值不仅体现于传播和利用,也取决于其能否嵌入保护规则 and 具体治理过程。

第三类研究聚焦社区参与、制度赋权和地方主体。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参与包括意见表达、遗产辨识、资料提供、日常维护和成果使用[4]。数字参与平台可降低部分沟通成本,但参与能否持续,仍受制度授权、参与规则、反馈机制和地方能力影响[5][12];遗产保护利用还可能改变社区生计与利益关系[13]。上述研究为理解社区主体如何进入资料形成、维护和成果使用过程提供了参照。

总体看,现有研究较多分别讨论数字技术功能、治理机制或社区参与,较少在区域多项目并行情境中分析数字成果如何由项目交付转化为持续保护能力。具体而言,项目数据如何关联、市县及部门职责如何衔接、建设成果如何持续运维、地方主体如何嵌入资料形成和使用过程,仍需结合区域公开资料作审慎分析。

2.2. 数字治理视角与分析维度

从数字治理视角看,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不仅涉及技术配置,也涉及数据组织、责任协调和多主体参与[9]-[11]。本文从技术应用、制度机制和主体参与三个维度组织材料。技术应用考察数字档案、数据标准、更新方式以及成果查询、共享和使用;制度机制考察政策依据、市县关系、部门职责、资金安排和长期运维;主体参与考察居民、村集体、非遗传承人、传统建筑工匠和经营主体参与资料提供、村落历史文化内容校核、传统建筑损坏及村落环境风险反馈和成果使用的渠道。

三个维度相互衔接:技术应用提供数据基础,制度机制关系到项目衔接和后续责任,主体参与可能影响资料质量和成果使用。缺少制度衔接,数字成果可能停留在一次性项目;缺少地方主体参与,资料校核和村落历史文化解释也会受限。三个维度共同对应数字化项目由建设走向持续治理的主要环节,文旅融合则属于数字成果的应用过程。

2.3. 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研究边界

本文资料截至2026年7月,包括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及政策文件、江西省法规、南昌市和相关县区的规划草案公示、财政与项目资料、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松阳、贵州省及黔东南州和福建省的官方资料。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官方公开资料归纳的方法,并选取相关案例进行机制参照,用于概括一般认识、识别制度要求、梳理南昌实践和提炼可供参照的机制及适用条件。

案例机制参照从实践类型、治理层级、核心机制、运行条件、成果用途和适用边界等方面展开。松阳侧重保护流程整合,贵州省及黔东南州侧重区域任务推进,福建壁画数字化保护实践作为跨类型参照,侧重记录精度与保护需求、成果用途之间的匹配。案例不具有统计代表性。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为14项国家级名录条目:传统建筑工匠培训、财政奖补、历史建筑建档和规划政策等资料仅作为理解市域保护环境、项目能力和治理条件的辅助材料。“罗田村”与“安义千年古村群”为两个条目但空间交叉,两个省级传统村落仅作背景。南昌市规划草案公示稿用于复核名录名称和县区归属,不作为已批准实施的政策依据[14]。受公开资料限制,本文主要分析已披露的项目及其治理条件,相关判断有待后续一手调查

进一步补充。

3. 南昌传统村落保护基础及数字化实践

3.1. 传统村落名录构成与保护基础

南昌市 14 项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条目分布于进贤县 9 项、安义县 2 项、南昌县 2 项、新建区 1 项[14]。该分布主要用于界定研究对象及其行政归属,并不反映各县区数字化保护水平;进贤县的示范项目情况仍需依据相关项目资料判断。现有公开资料对其他县区数字化项目的呈现相对有限,其具体资料基础和项目条件仍需分别核验。

“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与“安义县石鼻镇安义千年古村群”均列入国家名录[14]。安义古村群由罗田、水南、京台三个自然村组成,二者空间范围交叉。因此,14 项是国家名录条目口径,不等同于 14 个完全互斥的空间单元。安义古村群保存明清赣派古建筑 100 余栋[15]。名录、村落群与传统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后续数字资料组织时需要明确的基础信息。

3.2. 数字化保护的项目实践

南昌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已具备一定政策和项目基础。进贤县于 2024 年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南昌市下达 1456 万元中央奖补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和数字影像等事项[7]。该资金主要服务于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尚不能视为全市统一的数据平台建设或长期运维投入。

周坊村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和 13 栋古建筑修缮;进贤县另完成 3 栋历史建筑挂牌、测绘和建档[8]。现有公开资料未将这 3 栋历史建筑与周坊村数字博物馆建设或 13 栋古建筑修缮明确归为同一项目。三类事项分别体现展示利用、实体保护和基础资料形成,说明南昌已开展多种项目级实践;现有资料尚不足以评价其使用成效或证明成果已经统一衔接。南昌市已开展传统建筑工匠培训,省级条例和国家示范政策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制度基础[1] [6] [16]。

4. 南昌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面临的主要困境

4.1. 数字化建设呈项目化和分散化特征,数据衔接与持续应用不足

周坊村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和 13 栋古建筑修缮,进贤县另完成 3 栋历史建筑挂牌、测绘和建档,表明南昌已形成项目基础[8]。数字博物馆、建筑测绘和修缮项目的目标与成果形态不同,若保护对象标识、文件格式以及数据来源、采集时间、记录精度和更新情况等描述信息不一致,成果可能难以关联。现有资料主要介绍工作内容和进度,对成果目录、数据衔接方式和统一标识尚缺少可核验说明。

建筑测绘记录特定时间点状态,传统建筑损坏和村落环境风险监测则需要持续更新。数字资料只有进入更新、预警和管理流程,才能由静态存档转化为保护工具[2] [3] [9]。若缺少更新规则以及在监测、修缮和管理环节的使用安排,数据难以支持修缮决策。由此,单项项目形成的数据如何进入持续更新、查询共享和保护管理流程,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4.2. 市域统筹标准、跨部门协同和长效运维机制尚待完善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涉及建筑、文化、空间信息和基层治理等领域。不同项目可能由市级部门、县区、村级组织或技术单位分别推进,立项、采购、验收、成果移交和后续使用并非同一环节。省级条例、国家示范政策和地方财政安排已构成制度基础[1] [7] [16],但公开资料对全市数据规范、市县职责、部门成果共享及验收后的维护责任说明仍有限。

一次性投入可完成建设,长期运行还需要数据更新、设备维护、数据和数字展示内容校核以及人员

投入。若未明确数据管理责任、使用权限、技术服务合同期满后的接续安排及维护经费,项目可能面临责任转换困难。长效运维既涉及技术维护,也涉及责任和资源配置,需要在立项、采购、验收和成果移交等环节形成衔接。

4.3. 数字化保护的社区嵌入和持续参与机制有待强化

传统村落数字资料既依赖专业测绘,也依赖不同地方主体掌握的信息。居民和村集体可提供地方记忆、传统建筑状态和村落生活变化信息,并参与日常反馈;非遗传承人和传统建筑工匠可校核传统知识、传统技艺及专业保护内容;经营主体可反馈数字成果使用、游客认知和运营需求。社区参与不应只发生在项目初期,还包括后续资料更新、保护问题反馈和数字成果使用[4][5]。

现有南昌资料较多呈现建设事项和进度,对地方主体进入资料采集、内容校核、日常维护和成果利用流程说明较少。传统建筑工匠培训表明本地能力建设已有基础,但不能等同于居民数字技能培训或稳定参与制度[6][8]。项目式采集有明确期限,若参与止于建设阶段,地方知识和日常变化难以持续进入数字资料。项目期的信息提供与常态化的内容校核、状态反馈和成果使用之间仍需建立稳定衔接[12][13]。

5. 国内相关数字化保护实践的运行机制及适用条件

5.1. 浙江松阳：全过程数字管理机制

浙江松阳在持续推进“拯救老屋行动”的基础上开发数字化多跨场景应用,即在同一数字化应用中衔接老屋管理、保护、活化利用和文旅展示等业务[17]。其意义在于围绕老屋这一保护对象组织资料,使信息在管理、保护与利用之间流动。

这一机制依赖持续行动和县域流程整合。只有保护对象、工作任务和使用主体明确,相关数字化业务流程才能对应实际工作。松阳经验的启示主要在于将保护对象、基础资料与日常管理流程建立稳定对应关系,南昌可结合现有项目规模和治理条件加以转化。

5.2. 贵州省及黔东南州：区域协同与任务推进机制

贵州省五年行动计划设置分年度目标,推进传统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挂牌保护、传统村落逐步纳入省级数字博物馆,并分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18]。黔东南州行动计划明确州级统筹、分类推进和阶段任务,通过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及年度安排落实目标[19]。省级目标与州级行动属于不同层级,不能混合为同一项目数据。

该机制的核心是把上级目标分解为区域任务,并依据村落类型和建设基础分步推进。这一分层推进方式可为南昌市县任务衔接和年度安排提供参照,具体实施节奏仍需结合本地村落分布、财政条件和组织体系确定。

5.3. 福建壁画数字化保护实践：高精度建档与分层利用机制

福建文物保护领域的壁画数字化实践通过高精度数字采集建立壁画档案,对壁画病害进行数字化标注、统计和分析,使相关成果服务壁画修复、专业研究、展示和传播[20]。该案例表明,数字采集精度应与具体保护对象、壁画病害识别和修复需求相匹配,形成的资料还可按照修复、研究和展示传播等用途分层使用。

该案例属于壁画数字化保护实践,而非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同类型案例。福建案例对南昌更有价值的是其方法原则:根据具体保护对象和修缮需求确定记录精度,并按管理、研究和展示等用途组织数字成果;具体技术仍需结合遗产类型选择。

综合来看, 松阳和贵州省及黔东南州主要提供传统村落治理流程与任务推进经验, 福建壁画实践则提供技术精度、具体保护需求和成果使用层级的跨类型参照。三类实践虽不完全同质, 但均提示数字化保护需要明确对象、形成可更新资料并落实运行责任。

6. 南昌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优化路径

6.1. 统一基础数据规范, 分类推进数字化建档

可由市级传统村落保护主管部门牵头, 组织县区和技術单位清点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测绘建档和修缮资料, 明确数据内容、管理主体和使用状态, 并建立市域数据目录, 统一村落名称、名录批次、建筑与项目标识、文件格式和版本记录。对存在空间交叉的名录条目, 应同时保留名录信息和实际空间关系。

建档可按保护价值、传统建筑和村落环境的保护风险、资料基础和现实需求分类推进。基础资料不足的先补齐档案, 已有测绘资料的优先整理关联, 保护风险较高或修缮需求明确的传统建筑再提高记录精度并衔接动态监测。松阳的流程整合和福建壁画保护的方法原则可作参照[17][20]; 南昌可据修缮需求确定记录精度, 但不能直接套用壁画病害识别方法。

新增项目立项时可明确成果移交、备份、更新以及查询、共享和使用权限, 要求成果进入既有目录。评价重点不应停留在数字平台、三维测绘模型和数字档案等数字化成果是否按期交付, 而应考察其能否实际服务巡查、修缮和保护管理。先盘活已有成果、再建设新增项目, 可减少重复采集。

6.2. 完善市县协同和部门衔接, 健全长效运维机制

市级主管部门可依托现有体系建立市、县区和村级项目台账, 记录涉及的传统村落、传统建筑、责任单位、数据成果和维护安排, 并明确建档、修缮、数字展示内容的真实性与专业性校核等职责接口。重点是明确成果由谁接收、谁可使用、需要更新时由谁处理。

项目立项和采购是形成运维责任的关键节点。技术方案宜明确数据归属、成果移交、更新责任、技术服务期限和维护方式; 涉及统一数据平台或数字展示平台的, 还需约定备份、使用权限以及技术服务合同期满后的接续安排。长期更新宜纳入年度保护计划, 并明确运维经费、人员保障和技术服务安排。

实施上可先依托进贤县示范项目梳理台账和成果移交流程, 选择数字博物馆、测绘建档和修缮事项开展衔接试行, 再扩展到其他县区。贵州省及黔东南州的任务安排、松阳的流程整合可供参照[17]-[19]。检查宜关注数据持续更新情况、成果查询共享和使用以及责任落实, 而不只检查数据管理或数字展示平台是否上线。

6.3. 拓展社区参与渠道, 提升本地保护能力

社区参与可由村集体作为组织节点, 按照主体优势分配任务。居民和村集体可提供地方记忆、传统建筑状态和村落生活变化信息并参与日常反馈; 非遗传承人和传统建筑工匠可校核传统知识、传统技艺及专业保护内容; 经营主体可反馈数字成果使用、游客认知和运营需求。各村还可根据实际吸纳返乡人员等主体。参与任务宜对应具体保护工作, 不能把社区仅作为一次性资料来源。

参与方式可组合手机端提交、村级服务点登记和定期集中采集, 对不便使用数字工具者可保留线下记录和协助录入渠道。村干部、传统建筑工匠和项目协管人员的培训宜围绕传统建筑和文化要素辨识、建筑损坏及村落环境异常情况上报、资料校核等实际任务展开。南昌已有传统建筑工匠培训[6], 可为后续保护协作提供一定人员基础, 但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传统建筑保护能力建设, 不能据此推断居民数字技能已经提升。

资料采集前应说明用途、范围和使用方式, 涉及个人影像、口述资料和传统知识时保护相关主体权

益。项目应反馈资料是否采用及其用途,对不宜公开的内容设置访问限制。合理利用可通过公共讲解、文化传承和适度经营形成成果共享,但不能以经济收益诱导不当开发[4] [5] [12] [13]。

6.4. 坚持保护优先,推动数字成果分层利用

数字成果宜首先服务建筑档案、修缮依据、传统建筑状态巡查和村落环境风险管理,再进入专业研究、公共教育和文化传播。市县管理部门可将资料区分为管理、研究和公众展示层级:涉及建筑结构、精确位置、产权或个人信息的资料限定授权使用;适合研究的资料在明确条件下开放;经真实性与专业性校核且不影响遗产安全的村落历史文化信息再用于展示和传播。

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和线上展示宜建立展示内容的真实性与专业性校核、更新和反馈机制。展示信息应可追溯资料来源,涉及地方历史和传统知识时吸收社区校核;传统建筑状态或展陈信息变化后应及时更新。专业数据转化为公众展示内容时,应避免脱离语境的娱乐化表达,也不能以技术效果代替经核、可追溯的村落历史文化信息。福建壁画案例中成果分层使用的方法和松阳保护利用流程可为使用顺序提供参照[17] [20]。

项目评价宜关注资料完整性、数据持续更新、管理使用和保护问题处置,不以展示访问量、技术新颖程度或商业收益为核心标准。文旅应用只能在遗产安全、历史文化信息真实性和村落承载能力范围内展开。四类路径相互衔接:数据规范是基础条件,协同运维提供制度保障,社区参与贯穿资料形成、校核和使用过程,分层利用是数字成果使用的横向原则。

7. 结论与研究局限

本文分析南昌 14 项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条目的数字化保护实践。进贤县于 2024 年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周坊村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和 13 栋古建筑修缮,进贤县另完成 3 栋历史建筑挂牌、测绘和建档,南昌市还开展传统建筑工匠培训。现阶段需处理数据衔接、协同运维和地方主体持续参与三类问题。相关案例表明,数字化保护的持续运行还需要数据更新、责任落实和保护流程衔接等条件。本文提出统一数据规范、健全协同运维、拓展社区参与和推动分层利用四类相互衔接的路径。本文的价值在于区分项目建设、持续运维和社区嵌入,并说明公开资料研究的证据边界。

本文主要依据公开资料,对项目实际使用效果、数据更新频率、具体运维成本和居民参与体验缺少一手资料,后续可通过问卷、访谈或现场调查进一步考察。“罗田村”与“安义千年古村群”虽为两个国家名录条目,但空间范围交叉,14 项名录条目不能等同于 14 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单元。

基金项目

南昌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南昌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项目编号:SK2025033);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基于小学生文化认同感培养的传统村落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ZUNSH2023-1276)。

参考文献

- [1] 关于做好 2022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的通知[EB/OL]. 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204/t20220420_3804221.htm, 2022-04-20.
- [2] Mendoza, M.A.D., De La Hoz Franco, E. and Gómez, J.E.G. (2023) Technologi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ustainability*, 15, Article No. 1059. <https://doi.org/10.3390/su15021059>
- [3] 刘沛林, 李雪静, 杨立国, 刘颖超. 文旅融合视角下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预警模式[J]. *经济地理*, 2022, 42(9): 193-200.
- [4] Li, J., Krishnamurthy, S., Pereira Roders, A. and van Wesemael, P. (2020)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ities*, **96**, Article ID: 102476.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9.102476>
- [5] Zhang, Y., Kaya, D.I. and van Wesemael, P. (2024)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Digital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Engaging Youth in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70**, 408-421. <https://doi.org/10.1016/j.culher.2024.10.014>
- [6] 开讲了! 市住建局举办全市传统建筑工匠培训班[EB/OL].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A4OTEzMzA5Nw==&mid=2452245342&idx=6&sn=f3207bd3775959abf4731b42cda0c648, 2024-12-17.
- [7] 我市下达 1456 万元支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EB/OL]. <https://czj.nc.gov.cn/ncczj/zxzt/202409/7f2b5a91eb4c44f3a8e9e3c662c5b179.shtml>, 2024-08-06.
- [8] 进贤县住建局多措并举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EB/OL]. <https://jxx.nc.gov.cn/jxxrmzf/bmqtfdxxt/202603/1a381bdf31746369ef6fc4e9b67f092.shtml>, 2026-03-27.
- [9] 程波,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空间逻辑: 场域转换、样态演进与价值实现[J]. 地理研究, 2025, 44(2): 434-449.
- [10] 杨立国, 宁旺芬.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路径——基于结构主义视角[J]. 经济地理, 2024, 44(12): 218-227.
- [11] 郑倩倩, 唐承财, 张瑛.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以浙江省五四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10): 1956-1973.
- [12] Hu, B., He, F. and Hu, L. (2022) Community Empowerment under Powerful Government: A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for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ID: 75205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752051>
- [13] Liu, Y., Wang, Y., Dupre, K. and McIlwaine, C. (2022) The Impact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Designation and Heritage Tourism on Community Livelihoods: A Chinese Case Study.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43**, Article ID: 100994. <https://doi.org/10.1016/j.tmp.2022.100994>
- [14] 《南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草案批前公示[EB/OL]. <https://www.nc.gov.cn/ncszf/zdxmjs1/202510/ac262f0f29ee44fbb71a173527b3bac0.shtml>, 2025-10-31.
- [15] 安义县 A 级旅游景区简介及服务信息[EB/OL]. <https://anyi.nc.gov.cn/ayxzf/ggwhfw/202510/a728394a1ccb463cbecfa15146dd38ca.shtml>, 2025-10-30.
- [16] 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EB/OL]. <https://ncx.nc.gov.cn/ncxrmzf/bmlzyjprnehgnhubbgpre/202308/2de532d0d7dc49179c10d0e6b6857077.shtml>, 2019-11-27.
- [17] 松阳拯救老屋应用——荣获省委宣传部数字文化系统第三批优秀应用、省文化和旅游厅数字化改革第二批试点应用[EB/OL]. https://www.songyang.gov.cn/art/2022/8/1/art_1229360760_58985041.html, 2023-02-21.
- [18] 保护发展传统村落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解读《贵州省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EB/OL]. https://drc.guizhou.gov.cn/xxgk/xxgkml/zcjd/202109/t20210915_70432227.html, 2021-09-15.
- [19] 黔东南州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EB/OL]. https://www.qdn.gov.cn/zwgk_5871642/zfgb_5871708/2022n/2022ndyq/zzfwj_5900186/202202/t20220228_7277208_5.html, 2022-02-28.
- [20]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 用数字心跳, 激活沉睡的历史[EB/OL]. http://wwj.wlt.fujian.gov.cn/xwzx/wbyw/202502/t20250225_6768153.htm, 2025-02-25.